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鄒玉藻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二年八月甲午朔契丹國母及國主遣天德節度使耶律信寧大理卿和道亨河西節度使耶律嵩引進使馬世卿來弔慰興聖宫使耶律守寧知制誥李奎來祭奠丙申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章獻太

后遣内侍張懐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懐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懐信歸沆永新人也沆與孫抃同時直集賢院今但記沆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爲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章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輙言無所回撓初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

録其壻劉勲為試將作監主簿
始章獻不豫赦常所不原者而有司屢以惠姦為言戊
戌詔殺人者雖會庚寅赦並刺配千里外牢城
己亥詔契丹國所獻禮幣甚厚其於常所遺物外增黄
金三百兩　御史中丞范諷請轉漕河陽河隂倉粟以
賑京東饑民從之　懐安軍判官熊文雅言母老願以
三任告身授毋一邑封詔特與之仍令流内銓注文雅
家便試銜知縣

庚子殿中侍御史叚少連言頃歲上御藥楊懐徳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三十頃給僧寺按舊例僧寺不得市民田請下本軍還所市田收其直入官從之

壬寅名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后新廟曰奉慈從翰林學士馮元侍讀學士宋綬等議也

癸夘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邉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此時未復提刑詔乃有之恐後人所增今削去提刑字　免登萊二州今秋田租

國子監說書賈昌朝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明
肅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所以尊宗廟也甲辰詔
勿復避
丁未命度支判官刑部郎中劉賽西染院副使兼閤門
通事舍人符惟忠度支判官司封員外郎李昭述東染
院副使張茂實使契丹謝國母及國主來弔慰祭奠賽
益子茂實景宗養子也
戊子殿中侍御史張奎言京師鬭訟尤繁請置內外左

右廂受事判官各一員乃詔近臣舉官而士人多耻為之尋復罷

壬子宰臣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冊免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既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以塞天異上慰勉之

丁巳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資政學士之下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學士宋綬為之太平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程羽李昉後不復除授

承明既災更命新殿曰端明於是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矣然訖無拜文明殿學士者綏固辭端明不聽請解龍圖閣許之綏因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箔自陛下躬親萬幾內外延首渴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導陛下之意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以謂恩出太后而已今恩賞雖行

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致此且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容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邉事皆可預防惟姦邪共濟若為內患可深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黨尤甚以至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

戊午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丁度右騏驥使王繼凝為

契丹國母生辰使度支副使兵部員外郎李紘禮賓副使李繼一為國主生辰使度支判官刑部郎中章頻禮賓副使李遵懿為國母正旦使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王仲睦供奉官閤門祗候郭崇為國主正旦使琮留不行以供備庫副使張瑋代之

三司言自耤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内藏庫

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因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内外蓋以助經費耳士遜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

浸漁百姓也

辛酉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知制誥鄭向編定一司一務敕

上方欲用太常博士劉越為右司諫而越已卒九月癸亥朔遂以右司諫贈越録其子丹為試將作監主簿賜其家錢十萬

甲子詔閤門使班宣政使之上又詔諸司使至三班使臣並五年一磨勘帶閤門祗候者四年諸司使副仍以

五資為一轉

乙丑被災州縣罷給來年蠶鹽

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赴本鎮初惟演欲為自安計首建二后並配議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章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奏惟演不當擅議宗廟又言惟演在章獻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黜上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即袖告身入

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顧納此不敢復為御史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戊辰詔節度使至閤門使緣邉州軍鈐轄諸司使各舉殿直以上有材勇曾歷邉任者一人

甲戌幸洪福院易衰服奠章懿太后梓宫丙子又奠焉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已卯加贈齊王元佐為潞王陳王元份為潤王安王元傑為邢王密王元偓為蘄王曹王元偁為華王魏王德昭為吳王岐王德芳為潭王先是諸王子孫各請贈其父為皇太子詔翰林學士馮元端明殿學士宋綬詳定而元等言周王元佑陛下長兄冝追册為皇太子太祖二王太宗五王追卹之典禮難均及故元佐等止徙封加鎮及兼官而已詔考詳元祐册禮以聞

庚辰加贈潁川郡王德彞兼中書令申國公德恭為高

容郡王謚慈惠臨沂郡公德隆為廣平郡王謚恭肅咸
寧郡公德雍為廣陵郡王
辛巳加贈安定郡王惟吉為冀王樂安郡公惟正為同
安郡王
壬午章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上顧輔臣曰朕欲親
行執紼之禮以申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門禮官固
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幞頭淡黄
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章懿太后梓宫遣奠廷中皆改

衰服奉辭隨梓宮攀號不已左右固請止上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

甲申再貶濠州防禦使馬季良為左屯衛將軍滁州安置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僥倖得官當行追奪故也開封府又劾奏季良冐立券庇占富民劉守謙免户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之

乙酉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給事中馮元落翰林學士知河陽六宅使昌州刺史内侍押班盧守懃落

押班為永興軍鈐轄前上御藥張懐德罰銅三十斤先是禮賓使李用和言發章懿太后故陵有泉水沮洳以元曁守懃嘗同䕶葬事故責及之懐德本擇葬地前坐張永信事已配廣南至是並徙遠處

丁亥賜新楚州都監内殿崇班薛俊銀百兩仍詔自今内殿崇班至諸司使為都監者並如例賜之

己丑詔被災州縣今年秋税官毋得折變支移

庚寅罷儀鸞司建繡帟幕

辛卯詔梓州路仍歲旱疫令轉運使親按所部民蠲其租

冬十月甲午詔緣邊諸寨監押兩員處以官高者為寨主　禁登州民采金

乙未置應天府書院講授官一員　知諫院孫祖德言護國節度使兼侍中張耆建樓于私第下瞰社稷祠壇請毀撤之詔可

丙申詔天下山林自天聖七年以來為豪民規占其利

者悉還官與百姓共之

丁酉祔葬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于永定陵

庚子詔天下閏年造五等版簿自今先録戸産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不實者聽民自言

辛丑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監左蔵庫韓琦言天禧中入內內侍省置合同憑由司凡傳宣取庫物令內臣自齎合同憑由送逐處已乃繳奏下三司出破帖令內臣皆先以白劄子傳宣而後降合同其間或稱禁中對換物

色及支外以餘物還庫恐有妄偽請自今非降合同毋得支從之　詔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羣牧判官審刑院詳議官自今告謝日並令閤門取旨賜章服　濟州清河

甲辰詔曰先王不以浮靡示天下令兩川歲貢綾錦羅綺透背花紗之屬皆女工蠧也其以三之二易為紬絹供軍需　時上富於春秋左右或欲以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殿中侍御史龎籍言今螽螟為災

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費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　命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等詳定裁減天下歲所度僧道人數初晏殊出知亳州言僧圓定者嘗奉詔西天取大集論還賜紫衣乃與其徒為刦盜里中且比歲普度僧道皆游惰之人宜別為條約故委官裁減之

乙巳左藏庫使普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并代路鈐轄江德明落副都知領果州防禦使為潞州鈐轄西京作

坊使內侍押班朱允中落押班為六宅使天雄軍鈐轄初德明等在章獻時頗用事至是言者以為猶不檢畏故落職而外遷之　李仲容言曹州池庫畎澮舊迹具存而率多湮廢歲積水為患請使知州通判及屬縣令佐並帶開治溝洫河道事詔從之

己酉祔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后主于奉慈廟

辛亥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可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　詔內外

京朝官釐務者並三歲一遷官從三司判官鄭戩之請也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始章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得失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崇州遵路至崇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賑濟自他流至者亦十全八九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為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為法並付史館崇州即通州遵路淑子也佐京府不三月又遷鹽鐵判官此事附見

癸丑德音降東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縁山陵園陵應奉民户免租賦科役有差

甲寅注輦國王尸囉荼印陀囉遣使蒲押陁離等以泥金表進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陁離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　詔太常禮院集道官定聖祖天尊大帝北極紫微大帝醮位以上封者言陳彭年異定醮儀升

聖祖在紫微上多至天下旱也禮院言自今請各為醮位而同祠之庶無升降之嫌且不失尊奉之意從之

丙辰追贈周悼獻王祐為皇太子祐本名元佑以犯聖祖諱乃止書曰祐有司言王舊無宮府其册命弟告於宗正寺屬籍堂而遣使焚黃於永安王所葬處從之

贈章懿太后三代

戊午奉安章獻明肅太后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章懿太后神御於景靈宮廣孝殿　是日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為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先是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章獻太后謚册退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為言也復思夷簡據記聞

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呂夷簡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德用為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宋綬為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事蔡齊為樞密副使

己未張士遜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勲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勲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勲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勲為使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

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程琳為御史中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范諷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琳辭中丞不拜乃授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者苦其煩劇或不滿歲輒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琳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舊制學士以先後入序班時狄棐先諷為龍圖閣直學士而諷

臧氣淩棐宰相李迪右諷特詔諷班棐上論者非之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
制上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殿故也
壬戌幸慈孝寺及景靈宮酌獻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
后神御殿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
為賦所謂雜變之賦者也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
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縁侵擾民以為患帝既躬耕
藉田因詔三司沿納物以類併合於是三司請悉除名

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歳入第分麤細二色百姓便之百姓便之此據本志實録但云從之程琳以明年五月為三司使言并税名是更參詳之

十一月癸亥朔封秦悼王女承慶郡主為樂平公主興平郡主為大寧公主燕國大長公主女長樂郡主高氏為仁壽公主始太宗嘗以秦王二女為皇女封雲陽貴鄉公主今封樂平大寧猶用故事而高氏又異姓特封制下議者皆以為非尋亦罷之又追封真宗第二女為衛國長公主號清虚靈照大師賜名志冲公主初入道

蚤夭不及封故追命之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薛奎罷為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判都省始章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帝且倚以為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詔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代程琳也道輔時守南京召用之　詔宗室諸司使月增俸錢萬副使而下遞增有差　府州言簡州團練使折惟忠卒惟忠世將家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人會兵境上聲

言嫁娶惟忠覘得其資率麾下往備之嘗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為寇至惟忠堅臥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敵所縱也領府州事凡二十年既卒詔録其弟子姪孫七人長子右班殿直閤門祗候繼宣知府州久之特贈惟忠耀州觀察使從繼宣請也贈觀察使乃寶元元年六月事今聯書之

甲子以山陵園陵畢燕紫宸殿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上雅意所屬故也仍命内

園使岑守素即故塋為陵闕而不立廟贈其父供備庫使守瑛為鄧州觀察使

丙寅詔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官刋修唐書故也

容州歲饑多盜已巳擢增屬縣弓手各二十人

辛巳詔梓遂資普四州歲饑其免四等已下户今秋田税之半三等以上十之三果合渠三州四等以下户十之二

寇準以謫死既十一年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壻屯田員外郎張子皐復直史館仍令齋詔賜其家祭酹之又贈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周懷政為安國節度使以其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宿州安置懷吉為禮賓副使子皐宗誨子已見

乙亥詔三司減價糶廩粟以濟貧民

丙子加贈荆王元儼母太儀王氏為德妃

丁丑改集聖殿為肅儀殿殿在禁中聖祖所臨降也初

曰真游以奉道像後改集聖於是再葺之更今名

戊寅大理評事劉涣為右正言初涣上疏章獻太后請還政太后怒議黥面配白州屬太后疾革宰相吕夷簡為稽故不即行至是涣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上既用涣顧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欲投竄賴卿以免夷簡謝曰涣踈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上喜以夷簡為忠楊氏編年於天聖九年六月載春禮郎劉涣上疏太后請還政不知何據據涣傳上疏時涣實為禮郎賴吕夷簡及薛奎解太后乃得免

然亦不載是何年月但云太后聽政已十年疑楊氏據十年語因附天聖末按堯簡傳云屬太后疾革則溪上疏時必非天聖末矣所稱六月蓋不可知今止從堯簡新傳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

詔京東河北募民入粟

庚辰詔諸州都同巡檢如所部刼盜三火以上不獲者

並降監當

已丑以度支判官刑部郎中章頻兼侍御史知雜事頻時奉使契丹未還尋卒于紫濛館契丹遣内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吴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槖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柩歸仍以知雜誥賜其家録子婺州司理參軍詢為大理寺丞訪為三班奉職訪即許也

庚寅詔知開封河南應天府自今並兼畿内勸農使

辛卯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言刑部舊分四案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才一人諸令四案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與改京官又請令法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及二年亦與改官並從之　詔判審官院三班院官親戚京朝官使臣差遣磨勘更不逐旋申奏便仰牒同判官一面依例施行訖以聞

真宗承天節日自天聖以來不御殿及罷羣臣辭見著為式有司言非典故也請正之十二月癸巳朔始詔閤門以承天節日為常朝　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國朝會要

乙未樞密使王曙言天下廂軍止給諸役而未嘗教以武技其中頗有材勇之人宜漸加訓習以升隸禁軍從之官詔樞密院宗室諸司使以下敘官其所增俸錢臨時聽旨

丙申上謂輔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吕夷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之至屢經澣濯而宫人或以為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上曰此偶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于外嫌其近名爾

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獄官八年復置又權停

於是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一一躬往讞問恐寖致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生事者委任之則民受其賜矣乃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臣此據政要樞密直學士王曙嘗建此議上采用之此據王曙傳

丁酉詔諸路轉運使副自今出巡須歲一徧所部止得以兩吏自隨仍委諸州具所至月日以聞

癸卯詔崇文院舊有火禁自今遇館閣宿直聽留

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庫紬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

乙巳詔修河南府周六廟鄭州周太祖世宗廟并祀恭帝

丁未出侍御史張汚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李廸除二人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

言者矣廸等皆惶恐遂出沔瀆仍詔自今臺官有闕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沔浦城人也此段參取江氏雜志及張氏政要然政要謂除二人為司諫正言則誤也

戊申出宫人二百上時屢出宫人吕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宫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上因曰曩者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宫今已悉還其家矣此據寶訓景祐元年八月壬申詔又具載此語張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宫中令附寶元二年四月

巳酉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江南兩浙荆

湖北路貧民流移而遺棄老幼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收養之勿令失所

甲寅改正陽門曰宣德天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去年十月始改承明曰端明今年八月端明始除學士又改名不知何故俱當考　詔開封府及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河東路明道二年以前流民去鄉里者限一年令歸業仍蠲賦役一年限滿不至者聽人請佃之　右司諫范仲淹請天下諸縣弓手及七周年者聽歸農從之

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寖見踈而后挾章獻勢頗驕後宮為章獻所禁遏希得進及章獻崩上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妬屢與忿爭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亦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怒有廢后意内侍副都知閻文應白上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吕夷簡以前罷相故恚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决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

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聞于外也居
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
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
師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與
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
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
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願賜對以盡其言護殿門者闔
扉不為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

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詰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

今並須客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絳平陰人也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富弼再上疏皆不報

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於文為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悅章獻太后也後改明道字於文為日月並猶與天聖義同時仍歲旱蝗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丁巳詔明年改元曰景祐歐陽修歸田録云明道犯契丹諱故遽改恐誤契丹主隆緒者明記子雖諱明然不應二年始改要是契丹初不問年號但趙元昊以明字犯其父名故輙稱顯道契丹事則未聞今止從詔語

契丹國母遣彰信節度使蕭傳東上

閤門使王秀英國主遣歸義節度使蕭麗將作少監張素羽來賀正旦

戊申詔邊臣毋輒增置堡寨以邀功賞

是歲徙大名之朝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避河患也　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南江浙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煮鹽歲損所在積貯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於是參

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户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户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楊州使輸錢及粟帛

計直予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户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為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

司益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晝本錢以償亭户詔皆施行此事據本志附見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撫江淮或可附見七月末更須考詳又恐與五月宰相王隨上淮南運河圖相關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遣使督江淮漕米以賑京東饑民　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仍給田五頃

丙寅詔開封府界諸縣作糜粥以濟饑民諸路災傷州軍亦如之　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張宗象

同三司詳定在京庫務利害以聞時庫務積物既多吏頗為姦故也

戊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

庚午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李仲容權御史臺理檢院事時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韓億除中丞未至知雜御史出使故也

民役之重者自里正歳滿為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屋有累世同居因避役遂離析者於是中書

議欲稍寛其法癸酉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
張宗象同三司議乃請川陜閩廣吳越諸路仍舊制餘
路募有版籍者為牙前滿三期罷不至徒補三司軍將
勿復差鄉縣人詔行其說此據本志聯書實錄在二月丙午
甲戌詔曰天下承平久矣四夷和附兵革不試而邊未
撤警屯戍尚繁吾民𢈔從軍籍者多而服農功者寡富
庶弗臻其殆以此執政大臣其議更制兵農可以利天
下為後世法者條列以聞　河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

王洙詣閤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洙又言懷衛磁相等州皆有水泉可疏引以溉民田請用前獲嘉縣令西門峰新知將陵縣王良分行諸州規度之詔可又請以洺州廣平兩監牧馬地賦民而每頃令牧官馬一匹出粟二㪷詔三司與群牧司定奪以聞　詔天下災傷縣權停造丁産簿俟歲豐如舊　賜左街僧録重珣所脩院名曰寶勝初許重珣建塔至是罷之

丁丑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

戊寅詔幕職州縣官任川峽路者聽挈家京朝官如無親屬可倚者亦聽之

己卯命翰林學士石中立張觀權行舍人院制詞以知制誥鄭向胥偃李淑等並權同知貢舉也　詔去歲飛蝗所至遺種恐春夏滋長其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給菽五斗既而諸州言得蝗種萬餘石又詔比禁京城穀出門其弛之江淮兩浙諸路毋得閉糴貸淮南貧民種食

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章獻太后疏請歸政者也

癸未詔曰朕念天下士鄉學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狹或棲遲田里白首而不得進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甞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甞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輙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本紀云特奏名者差其舉與年視舊格稍優之率以為常此據本志

甲申詔諸州軍歲滿都知兵馬使自今且補攝長史司馬三年乃與班行　以淮南歲饑出内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　中書言京朝官在職事者並三周年許磨勘其任西川廣南當磨勘者預聽三兩月前上歷任狀於審官院其因事替移及嘗降差遣者並須四周年從之

乙酉詔京東西陝西轉運司選官行視諸處水泉可導灌民田者以聞用王沿議也

丙戌中書言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如舊制給御前印紙以書殿最從之

丁亥羣臣上表請聽樂表五上卒不聽　始置崇文院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為之日以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兖州上問奭誰可代講說者奭薦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始特置此職以處之後三歲乃遷天章閣侍講四年三月

己丑詔京城諸門置場給貧民米日一升
庚寅聽諸州衙前及無蔭人撲買官酒務　權停淮南上供錢一年　改繼照堂為繼聖堂
是月趙元昊始冦府州
二月壬辰朔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范諷為龍圖閣學士　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本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　改宣德軍為昭慶軍
癸巳詔三司天下官物冗積者多而歲供帳籍為煩其

委官變易若可上供者悉輦入京師　又詔開封府界出常平倉粟貸中等户以下户一斛

甲午詔資政殿學士薛奎班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入緣邊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用知制誥李淑之議也淑嘗上時政十議其一議國體曰

方今襲三帝之祚宜貽法百世大懼優柔曠日而無以振自天禧後章獻家助内治以訖顧命至於陛下繼統十年之間政出房闈内侍放縱邪路萌滋天命有開王塗重輯盡斥憸慝大明軌制而經星弗序善氣猶鬱者殆天之意慮陛下佚於事初以此儆寤之也今災沴既頻賦入有限而用度不足恩賞濫舉吏員滋多而甄別未至居官者以因循自守不務遠圖求進者以必遂爲限無嫌苟得近臣外任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

即拜有中宿而易者或封章以求台衮或矯偽以圖王爵任職則浮夸貢言則擊搏不恥智詐不畏譏誚驕蹇貪冒甚非公路臣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其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易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别冗兵疲馬横賞浮費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凖三朝出入之數而樽節之此防微制本之術也其二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五行曰僭常暘若謂僭差則常暘順之又曰土爰稼穡土於人其性信其事

思其爲咎也寧冐其爲沴也稼穡不成天其意者謂爵賞過授近於僭差號令迭改非示信慭朝廷於方嶽大臣不吝命賜將相崇秩躐等而除至於戚里宗室超越名級嬪嬙追命濫擬尊極軒墀下列遷補過優銓筦常資進陟太廣此不謂僭差乎又條制屢改或前敕未遑究宣後旨已令癈格或已授復追或未下輒止此不謂號令不信乎又閒者遣使傳開公廪以賑貧乏然四民之別農服田畆無國家贍養之理今之兵食吏禄百倍

於古以此重費可勝既邪又轉饟艱遠濟貧不及或發丁運粟或募人貸錢惠未及下下已重擾止是邀名者圖市恩而已臣願陛下脩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而未足以弭民災也其三議言事曰陛下臨朝清明詢納忠直然獻言之臣多涉矯激肆為詆訐不顧理道苟飾智詐圖惑聰明意在進身假名疾惡交章累牘須報乃已鬻己之直歸過君父豈副陛下詢納之意哉先朝有劉騭者輕為奏疏祥符八年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

押闔期在必行殊不知近偽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
受賕古人察言觀行正為此也願陛下毋於進對之際
深防邪僻之人辨其誠詐毋輕信用假有稱某人善者
或大臣意欲援用礙於同列或已有一節之美先借他
人張本自衒或嘗聞聖獎希旨稱述藉其為援預結朋
比又有言某人非者或大臣所惡欲其斥去或聞上稱
譽將有褒陟忌其進用巧為中傷或素懷憎嫉名聲軋
已結合疑似挾情毀害如此之人姦險萬狀不可不防

真宗常曰姦邪無狀誠難察見若察其好傾人而自進者十見八九此言至要願陛下三省之其四議大臣曰兩府遷易稍頻固有傾邪上孤倚任者然傷陛下簡靜之政矣夫大臣者國之股肱固須審擇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盧多遜又六年而用趙普自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五人當是時進者競於納忠退者

懼而脩省盖進退宰相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以前三次遷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畢士安寇凖五相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則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無疑似之說誠以大度并容推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且權太重則臣下難於久居言易入則小人得以交鬬太宗嘗謂宰相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謹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委相之大體也其五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

人天聖元年踰千人自去年覃恩又軼天聖之數矣從前選人入京者歲不過數人至有十數考有勞效無殿犯近臣屢薦而終不得改秩者遂使遠方大邑皆用幕職官丞乏今年判官簿尉四考輒得京官者日至四五遠邑無闕員又以江浙授之是則推恩太廣於前也先朝嘗諭審官院流内銓主判者若灼有能績衆所稱者寀以名聞當特旨升擢願陛下擇三司主判官寀令搜訪引對之際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庸之人間或

退黜庶有所懲勸其六議貢舉曰開寳以前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衆始以廷試廣收士子太宗委之春官自咸平後乃復廷試則是以天子之尊而親春官之職且取人太廣又一日之藝未極所長數日考覆難盡其當願陛下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凖先委貢院考試然後委文學近臣三兩人覆閱可否陛下與執政之臣啟封閲名旁采聲實第以科級如此則天下之士可得實才

矣其七議制科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第優等補官此則有司銓品常調選人判超循資之式而陛下親御軒陛審覆課試非其稱也願罷此科其詞學異衆自可舉才識兼茂詳明吏理之科又禮部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儁頗聞不利鄉薦者始來應書塈更為嚴制以革僥冐之人其八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國初疆倮未平祖宗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興國

後築臺楊村以備大閱真宗咸平初又闢關場於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皆躬親訓練示不忘武備方今繼承平之治兵革不用三十年矣遂使連營之士不聞鉦鼓之聲孔子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願陛下按通禮厲兵講武而躬習閱之其九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為方色月為之令行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以來氣序繆戾水旱弗節意者有司刑政之間或爽順時之理

天應以異固當變而脩政願陛下申命有司講脩舊禮以氣至之日集文武官讀時令於天安殿至尊升坐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協和令之美其十議入閤曰唐實歷後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閤儀後雖五代俶擾猶或不廢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設待制候對官崇元殿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新儀就文德殿廷增設黄麾仗真宗亦三行之繪圖講習

藏之禁閤茲禮之廢向踰三紀願因盛時俻起之　詔
殿試舉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審自今初考覆考詳定以
十日為限
丙申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張宗象與三司
議在京折中倉利害以聞初欲置折中倉以省江淮歲
漕而議者謂平糴京師則物價翔貴而傷民故令參詳
之　權弛登萊采金之禁以歲饑民不能自給故也
免益州路災傷州軍殘欠夏稅　詔河北轉運司有進

納斛斗之人先具姓名并石數以聞即降宣補文字候斛斗納足給付

丁酉廢信州玉山縣韓村銀場

己亥詔諸司使副自今特遷正使於本額下五資遷之為定例明道二年九月甲子更參詳　磨勘轉授依舊條

庚子詔章懿太后忌前後禁樂各三日不視事各二日

先是召知鳳翔府兵部員外郎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上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

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讞大理輙復下掾屬惶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辛丑贈相州觀察使李維為右僕射故事觀察使無贈典維嘗為刑部尚書其子比部員外郎師錫請於朝廷特贈之　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限年並許特奏名　詔河北京東淮南比多盜賊其諸州軍都監監押聽出城應援巡檢而掩捕之

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俟歲豐補之　命知制誥丁度知諫院孫祖德開封府推官明鎬與三司使副及燕肅張宗象等參議前後所詳定事趣上之

乙巳詔華州進士張公佐與免將來文解禮部貢院未得退落公佐祖國子博士文旦嘗依宣祖以經史教太宗及秦悼王而昭宣使王延德亦從其學至是延德子步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應昌言文旦後人無食禄者故有是命

丁未詔參知政事王隨翰林學士承旨盛度各與一子官以嘗詳定解池鹽法也度自言放行解鹽三年收到種鹽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餘斤乞更銓轄兩池廣謀種造務令大叚增剩故賞及之度自言攄會要

戊申詔麟府州發廩粟以賑蕃漢饑民

甲寅詔河東路募人入粟因下諸州自今入粟授官人聽預州郡公會其攝助教若犯私罪情狀輕者聽贖三犯者奏裁　又詔川峽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聽泊家

鄰路而歲一過之毋得過十日　新知泰州孔道輔言父母年老輒暫至兖州寧省乃赴泰州詔道輔不俟朝旨迂路過兖州特免勘仍令兖州發遣赴本任居數月改知徐州

三月辛酉朔追復内殿承制鄭志誠為入内押班仍贈和州防禦使志誠天禧中嘗坐與朱能通書捜其家得請太子親政表削官流房州而卒特卹之　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堰皆滿而

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魯三書螟螽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顓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辨僞無實數蒙奬録愚者期會簿書畏首畏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州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限資考然

後寛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從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令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静安守淵黙傳曰大祲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彌嘉休不至則靈意滿讕而聖言罔惑矣

絳疏不得其月日本傳云還朝為開封府推官即言此絳為府判乃二月丙午也今附月末　案靈意滿讕語不可解然宋史謝絳傳亦同姑存其舊

濟人黎德潤者性剛

介廉直嘗知衛真縣州吏受賕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共誣德潤以罪收繫獄自縊死彭城顔太初賦詩發其寃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詔賜德潤家錢三萬太初顔子四十七世孫也

丙寅右班殿直龍惟亮言廣州瀕海煎鹽户輸官鹽每斤給錢六文廣惠端三州官鬻鹽斤為錢十五文故民間多私販者請減為十文從之

癸酉詔審官院京朝官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嘗坐

罪至徒者自今須大兩省以上二人或帶職朝臣三人保舉始聽闕陞其嘗被體量罷懦及昏昧者毋得舉

丙子詔御試進士題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知邢州殿中侍御史張奎母病奎輙刺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丁丑賜奎綿帛羊酒及母死奎廬於墓自負土植柏人服其孝

戊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己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士張唐卿楊察徐綬等五百一人諸

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如舊制惟授官特優於前後歲唐卿察綬並為將作監丞通判諸州第四第五人為大理評事簽書節度州判官第六人而下並為校書郎知縣第二甲為兩使幕職官第三甲為初等幕職官第四甲為試銜判司主簿尉第五甲為主簿尉唐卿青州人察合肥人綬山陰人起子也是年天子待進士恩禮加於前後歲此據劉攽所作徐綬墓銘

壬午免諸路災傷州軍今年夏稅支移折變仍減價糶廪以濟貧民

癸未降右正言劉渙爲殿中丞通判磁州渙前監倉并州旣入爲諫官乃以書遺營妓走馬承受張承震得其書繳奏之故責　觧州兩池畦户積逋鹽三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席詔蠲其半

乙酉出内藏庫紬五十萬下發運司市糴軍儲發運使李繹言百姓凶饑之餘不宜重擾詔止之繹居淮南半

年徙延州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止不市絹據李繹傳實録無有也當考

夏四月辛卯賜高麗國賔貢進士康撫民同出身仍附春榜　減河南府田税十之一

壬辰詔鏁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鏁廳舉人試不合格者並坐私罪至是始除之天聖四年閏五月辛未已有詔鏁廳應舉者下第免責罰令復有是詔當是前詔止為下第令詔并指取觧故也

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億為禮部尚

書賜謚曰文國朝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宫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為寇凖草奏請太子親政為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沒凖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賁故特贈之初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可嘗勸止凖凖敗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欲理凖舊勲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矣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乞加賜億忠字奏雖不行詔送史館龍川別志載王曙藏楊億草稿及勸止寇凖事當得實但云立太子廢劉后逐丁謂遣曙出使誅不附己者則誤矣天禧四年六月

準罷相時已詳辨之　魏泰記事云追贈楊億由李遵勗論列與别志不同今從别志遵勗葢乞加謚忠字爾事見會要今附見

賜三路緣邊部署鈐轄將校臘茶

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爲杖内侍切責美人詔有司自今宫中傳命毋得輒受

庚子契丹國母遣右威衛上將軍耶律廸利州觀察使王惟永國主遣廣德節度使耶律述永州觀察使高昇

來賀乾元節　美人尚氏父繼斌爲右侍禁從父繼因繼能並爲右班殿直按實録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爲國子助教令尚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無所謂延福者豈延福别一尚氏父乎當考

辛丑賜光禄寺丞劉玘同進士出身其妻父樞密副使李諮爲請也仍詔自今獻文及恩例與試者更不賜及第但賜出身同出身玘綜孫也

壬寅賜定襄縣民陸珪家米五十斛帛五十疋仍復其役以珪家七世無異爨故也

癸卯乾元節羣臣上壽於紫宸殿
丙午罷大宴命參知政事王隨押賜契丹使御筵於都亭驛用教坊樂
丁未出內藏絹三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糧草
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裡行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俟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府判官從中丞韓億之請也然唐制亦有侍御史裏行
今獨遺之億始還自益州因言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

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寖熟道路險易慮其覘兩川請徙場黎州境上從之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此

丁巳詔災傷之民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埋瘞仍祭酹之　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脩廣韻韻畧仍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時祁等言廣韻韻畧多疑混字舉人程試間或誤用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乃致上煩親決故請加撰定　新江東轉運使蔣堂言竊見諸路差武臣知州軍等多是素昧條教不知民事

欲乞自今除扼要邊陲之處合選任近上武臣外其餘州軍即改差文資上令諭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並須擇人會要景祐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事

五月庚申朔詔知藩郡及轉運使未至所部不得奏辟屬官

辛酉出布十萬端易錢糴河北軍儲

壬戌減廡化高三州田税

癸亥知宣州兵部員外郎劉隨為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隨前賀契丹國母生辰以病足痺不能拜為皇城卒所誣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宣州踰年未復既而天章閣待制李紘賀契丹主生辰還具言其枉乃遷隨南京

乙丑翰林侍讀學士蕭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陳琳為三司使丙寅詔自今三司使在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於是琳在三司閱四年遂得政或請募人

輸粟京師以罷江淮漕運琳曰如猾商邀價而粟不至奈何先是三司併合田賦沿納諸名品為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穀麥黍豆合為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内侍表言琳頗琳聞之自直於帝曰三司賦財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於臣何有帝然之明道二年十月併諸名品為一物既已施行琳但有此議論耳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

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使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

知用沿邊入中粟價踴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陜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内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於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焉此疏據本志在景祐元年今附見琳為三司使後明年三月任布知成德軍議河北兵未可省必緣此疏也當考

丁卯禁民間織錦背繡背及遍地密花透背西川歲織上供者亦罷

己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遷至員外郎並與外任提點五房公事三年者代之

庚午詔諸路提點刑獄廳舍與轉運使副同在一州者並徙他州　又詔如聞戚里之家多與朝士相接或漏禁中語其令有司察舉之

辛未御崇政殿西廡召輔臣觀講書罷軍頭奏事自是遂為例　詔三司吏有能上錢穀利害可施行者當非次遷補之　祕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

監察御史裡行始此沔會稽人也
壬申出内藏庫緡錢一百萬賜三司　以河南府府學為國子監後唐同光三年初建文宣王廟咸平三年重脩舊止名府學於是直集賢院謝絳論奏乃正監名
癸酉詔臺諫官未嘗歴知州者且與知州
甲戌御崇政殿閲諸軍轉員凡三日
丁丑禁民間以歳豐率錢為感聖恩道場
壬午御崇政殿録繫囚

癸未詔太常禮院永定陵歳時薦獻之物非典禮者罷之

乙酉詔舉人被囚而獄吏苛酷非疾致死者提點刑獄官按察之募告者賞錢十萬公人遷一資同犯而能自告者除其罪給賞如之尋又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致死雖係公罪者本處未得批罰奏聽裁詔乃六月乙卯令并書

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五頃

壬辰遣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往懷衛磁相邢洺鎮趙州

教民種水田　廣東轉運司言交州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内附李德政發兵境上捕逐詔遣公永等還仍諭德政撫存之樞密使蔡齊言蠻去暴歸有德請納之給以荆湖閒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明年蠻果為亂王蒙正子齊雄嘗坐殺人除名齊雄章獻姻家未更赦復官事下樞密院樞密使王曙將奉行之齊曰如此法撓矣安可奉行且度曙不能執明日獨奏齊雄恃先后勢殺人不死又亟復官

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固稱不可帝從之擴成都金繩院柱記天聖十年蒙正以國子博士知鳳翔齊雄為三班奉職不知後遷何官

癸巳免沂州四季鹽鐵錢一年

丙申詔三班院舊制使臣監當一任即為廵檢監押自今更增近地監當一任

丁酉詔文武臣僚失儀而被罰者自令勿以為過　京東轉運司言濟兖間素多閒田青州都監郝仁禹頗知田事請令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

己亥以户部副使王洙兼管勾開畎河澆灌民田事洙自請之也　貸延州縁邊饑民米户三斛
庚子詔鄜延路鈐轄司毋得令熟户蕃廵鈔境外　蠲畿内被災民税之半
淮南制置發鹽運使劉承顔獻輸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此非所宜獻承顔欲以此媚上爾乞付外毁棄以戒邪佞甲辰詔還之　左屯衛將軍馬季良安置滁州
遣人擊登聞鼓得致仕侍御史知雜事楊偕言致仕所

以優賢季良既貶斥不當得有詔劾鼓司御史中丞韓億以為事之行不行在執政有司何罪乃納敕中書上以億當奏草取旨不當擅納敕書特釋之仍劾鼓司官吏法寺言官吏當贖金亦釋之據會要乃六月十七日乙巳事 詔開封府自今有傳宣指揮依例次日上殿面奏取旨先是有旨本府後行扈玉轉守門前行乃越百餘人判官龎接以為言故降是詔

丙午以應書判拔萃科潞州司法參軍江休復為大理

寺丞張伯玉林億閻詢並除兩使幕職官休復陳留人億開封人詢鳳翔人也二月乙未已罷書判拔萃科不知江休復等何故猶以應科除官按登科記云是年春詔今後更不置此科六月令已應科人不御試休復蓋是不御試徑除官者

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及武舉人於崇政殿育所對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為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崑山縣方平宋城人紳晉江人

育建安人也自秦悼王葬汝其後子孫從葬皆宦官典護又歲時上冢者不絶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前知襄城縣乃建言凡官所須必著實數毋容使者妄索若羊豕之類願悉出太官由是民省供費十七八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扣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輒相戒約毋敢縱者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方平悉收其

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壬子出内藏庫緡錢五十萬下三司於瀕河州縣置場糴麥先是京東旱麥不時種故也

癸丑詔尚書省官嘗歴知州而無贓私罪者今後並除

左曹凡吏部户部禮部爲左名曹司封司勲考功度支金部倉部祠部主客膳部爲左曹兵部刑部工部爲右名曹職方駕部庫部都官比部司門屯田虞部水部爲右曹天禧三年十月可參考

甲寅詔待制以上歲遇乾元節已奏薦子弟恩澤其除外任非益梓秦延并廣等六處毋得更有陳乞其再經郊禋欲以恩例奏異姓者聽之

乙卯中書言太常博士李柬之先於學士院試賜同進士出身館閣校勘詔除直集賢院知邢州柬之廸子也天禧末廸罷相斥逐柬之落職廸復相柬之自陳於政府奏乞檢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或曰廸與吕夷簡同相廸直而踈夷簡巧而密廸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廸

所能乃問其所親曰復古門下誰適與謀對以李無他客獨柬之慮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廸曰柬之才可用當付以事廸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自夷簡事公弗預知即具奏得請廸父子皆喜不悟夷簡隂奪其謀主也柬之既受命居半歲廸果罷相此據龍州別志然別志以為夷簡奏除柬之兩浙提刑於實録及柬之本傳皆不見歷兩浙提刑恐即是除直集賢院知邢州也觀夷簡正欲柬之不在其父旁耳故起除直集賢院令出守而廸之父子不悟恐別志誤記今畧加删削附見此事

是月開封府淄州言蝗

閏六月戊午朔詔天下有能告殺人者賞錢五萬 賜

杭州學田五頃

己未以東頭供奉官朱吉為內殿崇班左侍禁田繼永為西頭供奉官並與極邊差使初詔求當隸馬知節曹瑋麾下者以名聞至是得吉等拔用之 朔歷景祐四年十月得殿直孫皓實録無之今不取

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編三館秘閣書籍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視之

壬戌貸慶州蕃部米戸一斛　權停登萊二州科買上供物

甲子泗州言淮汴溢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

己巳詔審官院自今川廣知縣毋得差有贓罪人　江南東路今年夏稅聽民輸見錢以久雨害稼也　常州言無錫縣大風發屋賜壓死者家三口以上錢三千不

及者半之

庚午詔凡有營繕使臣人員工匠並量與支賜毋得輙求遷補　黎州言邛部川蠻乞歲貢方物京師詔令五歲一入貢

壬申詔乾元節度僧道及賜紫衣法號皆以一百人為額仍令入内内侍省置簿拘轄之　徙益州路提點刑獄司廨舍於眉州

甲戌賜知泗州都官員外郎張夏敕書奬諭時雨彌月

不止淮汴溢幾沒城夏親帥丁夫捍禦而城不壞民賴以安故也尋遷夏司封員外郎明年七月除江西漕

乙亥毀天下無名額寺院

辛巳詔比因饑饉民有雇鬻妻子及遺棄幼稚而為人收養者並聽從便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玳瑁龜筒先是三司言後苑作市龜筒玳瑁有逾期不輸者上曰前詔禁采龜筒安可復市於民其罷勿市所造玳瑁器亦停從度支判官謝絳

之言也從絳言據本傳絳又言内藏庫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使聚斂實邊而茶鹽香礬之利悉歸京師與夫滯積大盈利害遠矣又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為不若推近及遠遮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

平景徳為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時知制誥宋郊言賢良茂才等科上所親策乃與武舉人雜試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也宜如故事命有司設幄供飲膳斥武舉人就別館詔從郊請

乙酉前西京留守推官歐陽修為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修安福人案歐陽修宋史作廬陵人其文集亦自稱廬陵歐陽修此作安福人非是詢之裔孫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遊飲無節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敕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耳衆客皆唯唯修獨起對曰以修聞之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修洙得館職擬

會要皆王曙所薦或稱責歐陽修乃王曾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曾始為留守度其至時脩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五 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鄒玉藻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元年秋七月己丑榷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

庚寅詔淮南災傷州軍爲盜而非殺人者限兩月自陳

除其罪少壯者刺隸本城若有武勇即部送京師與隸

近上禁軍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臧度等上所定學士舍人院名試人等第以文理俱高為第一文理俱通為第二文通理粗或文粗理通為第三分上下文理俱粗為第四分上下紕繆為第五凡七等先是考校舊規有優稍優堪稍堪平堪低次低七等而品第高下未明至是度等約禮部式更定之

壬辰胡旦妻臧氏上旦所撰續演聖論録其姪拱辰為太廟齋郎　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為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裏行始此若訥衛州人也

乙未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景祐乾象新書初命同判司天監楊惟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占測之術纂而為書成三十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盛度召對承明殿西廡問以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范諷為給事中依前龍圖

閣學士知兖州諷性倜儻好竒節不拘細行雅善李廸
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
不足為所為終何事耶為中丞力擠士遜援吕夷簡入
相又合謀廢郭后欲夷簡引已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
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
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半歲以疾免管勾祥
源觀又徙會靈觀既久不得意憤激求出又在上前數
毀短參知政事王隨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

先出臣臣為陛下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及將行復謂

上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將何益

惠簡愈惡之故尋被譴黜

已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須密切體訪毋得出榜召人首告（此詔徧下諸州今在處法司有之實錄所書比元詔稍異今參取修入與熙寧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指揮相關）又詔州縣刑獄須證逮者速決遣之慮久繫妨農事也　徙濟州鄆城縣於盤溝店　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傅王曙加同平章事

庚子詔諸處承準宫閫教旨未得施行内有該合上殿處仰次日審奏取旨不該上殿處即當日内具事由實封申中書樞密院取旨

辛丑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自今毋得互相薦論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演卒特贈侍中命官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自以才能進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嘗曰翰林學士備顧問司典誥於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覯何以稱職故益儲文籍

侔祕府又多藏古書帖名畫喜奬勵後進歐陽修尹洙皆出幕下雖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嘗謂人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於黄紙尾押字耳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領於司農寺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䘏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吴遵路上言乃景祐三年四月今從本志附書之

樞密直學士

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散滯取羸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粟有所洩今豪姓蓄賈乘時賤收而拙業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年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雖勸課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蓋常平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郡遠近户口衆寡時有饑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

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無錢願勅賣以賜之補助其乏衍傳載常平議在衍為中丞後今擬出附見衍為中丞蓋明年二月也

甲寅冬官正張奎言自今朔若遇蔀首請勿避上令中書詔司天監參議而判監丁謹言請如舊制避之詔卒從奎議蓋太一者天皇之使常在北極之旁執計上下統元奉命循行八宮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蔀凡月朔與所入蔀首支干同即主有兵事也

澶州言河決横壠埽乙夘命户部副使王沿供備庫使孫昭等視之孫昭未見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廵檢威布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衆來寇稱報仇縁邉都廵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烽通事蕃官言虜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永興軍

劾宗矩等敗軍狀以聞

八月乙未罷京東安撫使知青州禮部尚書夏竦加刑部尚書賜轉運使刑部郎中楊日嚴兵部員外郎張存三品服以所部歲饑而賑濟有勞也

庚申遣入内供奉官周惟德往環慶路體量邊事以趙元昊數入寇也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劉平為環慶路副使部署上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陜

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有將畧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薛奎卒始奎以病罷政上手書禁方賜之會小間入見即歸疾復作遂不起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得如志歸輙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愧古人俯愧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修王拱辰皆其

女婿也

辛酉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楊崇勲落平章事知夀州崇勲子閤門祗侯宗説監濟州税先是内侍押班周懐信言兄懐政天禧中給事東宫最取親信姦臣謀危皇嗣心懐忠憤議除憸黨爲崇勲及楊懐古誣告被誅今懐古雖死而崇勲尚居將相乞正其事以慰幽寃故有是命懐古弟供備庫使懐志子閤門祗候永孚入内髙班永德入内黄門永誠永遷並坐降絀

知制誥李淑言太常博士直集賢院黄鑑嘗同修三朝
寶訓書垂就而死請録其嗣詔以鑑子敏為郊社齋郎
壬戌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濶五寸十二日而没
癸丑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王曙卒贈
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
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
制及貴顯故深自抑損喜學浮屠齋至蔬食泊如也子
益恭以蔭為衛尉寺丞性淡於榮利慕唐王龜為人數

解官曙始參知政事治第西京既成益恭作書陳止足之義勸曙謝事退居道引服食以養壽命曙為詩答之然卒不果去益恭終父喪遂以司門員外郎致仕日閲古書奇畫自適閒與浮屠隱者出遊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云

甲子宰臣吕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　詔涇原環慶秦鳳鄜延路部署鈐轄司察緣邊堡寨都監監押廵檢有畏懦不任事者以名聞　參知政事宋綬以帝富於春

秋天下無事處燕樂有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何者人心逸於久安而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亦殆與臣願飭勵羣司勿以承平自怠又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能移能斷則邪莫能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念之至若朝務清暇深居閒燕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愛養玉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

之福也
戊辰上不豫
巳巳賜環慶路經戰卒緡錢
庚午天平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王曾為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南京留守推官奉符石介貽曾書
曰伏聞驛騎走西洛名相公入為樞密使社稷幸甚皇
上聰明神聖英威武睿即位十有三年不好遊畋不近
聲色恭儉之德聞於天下觀去年自四月一日之後陛

任賢俊黜退姦慝發號施令風行雷動可謂尸居而龍興水默而神竦惟幾也成天下之務惟深也通天下之志惟神不怒而威不疾而速矣睿知類乎唐太宗資才高於漢武帝是時四夷側耳震駭海内聳目鼓舞人人自以為逢堯舜家家自以為登太平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宫庭傳言道路流布或説聖人好近女室漸有失德自七月八月來所聞又甚或言倡優日戲上前婦人朋淫宫内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晝夜近

有人說聖體因是嘗有不豫春秋傳曰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斯不得不為慮也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人以天下相傳授至於陛下陛下當復傳於子傳於孫以至於億萬世也今聖嗣未立聖德或虧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湎淫内荒萬一成蠱惑之疾社稷何所屬乎天下安所歸乎今見變異人心憂危白氣徹霄凶災薦歲此天地神靈所以示勸戒警悟於陛下也見災而懼猶或變禍為福若日不悛災益深而禍益長也

為國家者可不為深慮相公昔作元台今冠樞密中外更踐華夏具瞻社稷安繫於相公社稷危亦繫於相公相公久去近侍方自外來聖眷至深君心所屬當此之時即宜以此為諌諌止則已諌不止則相公請辭樞密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聖聰感動上心也若執管仲不害覇之言以嗜慾間事不可極爭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伏惟相公留意焉勿謂狂夫之言不足採聽斯乃國家計也相公或罪其狂訐賜之誅戮固所甘心既疎賤

在外不得極陳一言受斧鉞於天子之前以狂訐得罪於相府亦其死所也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出内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　詔輔臣延和殿閤奏事其諸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浄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洞真宫楊氏别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内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虚當求德門以正

內治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癯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摶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翼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遺誥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

二美人爭寵恣横卒頼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逐二美人據記聞呂夷簡論蔡齊據龍川别志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謝絳為契丹生辰使内閣承制閤門祗候李守忠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叚少連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杜贇副之契丹法天太后專制其國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蕃漢

事蕭氏奴團練防禦節度觀察使者至四十人范陽無賴輩以故多占名為蕭氏奴契丹主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契丹主疑内品告太后使左右殺内品一人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契丹主契丹主曰我貴為天子乃與囚同荅狀欝欝不平即與耶律喜孫謀率兵逐太后以黄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冢遂殺永興宫都總管郭沁格及内侍數十族命内庫都提點王繼内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漢臣僚每歲遣使

賀契丹主生辰正旦并及其母於是罷之聖宗乃隆緒廟號王向子直嘗以契丹降人田瑋所言書敵事載契丹徙其母於博蕩沙中恐即此也然考按多不合今不取

甲戌司天言孛星不見

降六宅使從演為六宅副使東八作副使從湜為內殿承制仍絶朝謁母莒國夫人何氏坐不能導訓自今毋得入内右侍禁尚繼斌左班殿直尚繼恩繼能並除名從演嘗以娌遺尚美人從湜受美人所寄金又為訪求其父繼斌故皆責之丙子編管繼斌於鄧州繼恩湖州

繼能滁州從演從湜皆徳芳孫也踰年乃復從演從湜官仍許朝謁　癈信州寳信縣為鎮

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懐節為左驍騎將軍坐其弟懐徳婦持貸私遺尚美人求管軍上以其父繼忠嘗陷契丹不欲重貶之

殿中侍御史龎籍言故駙馬都尉吴元扆從子東頭供奉官守則近與尚繼斌結婚前權三司使范諷遺以金鞍勒守則監左藏庫諷為矯奏羨餘改一官請付臺鞫

其事宰相李廸雅善諷寢不報乙酉籍與左司監滕宗
諒並坐言宮禁事不實改祠部員外郎出籍為廣東轉
運使宗諒知信州宗諒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内寵其
略曰陛下日居深宫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决
事如不掛聖懷語太切直故出宗諒疏據記聞
始上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魏國大長公主
薦翰林醫學許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
爭言不可諸黄門請身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上疾愈

九月戊子授希翰林醫官仍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敢忘所師乎乃請以所得金創扁鵲廟為築廟於城西隅封神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旁希開封人也

巳丑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表三上乃從之

辛卯樞密院言陜西緣邊戍兵多為大將選置麾下及偏裨臨陣鮮得精鋭自隨請自今以全軍隷逐將毋得

擅有占留從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雙日不視朝從之仍詔中書樞密院雙日有合奏事亦許便殿請對十二月末孫沔云云

癸巳詔每歲十月遣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諸陵先是孟冬拜陵止令内司賓往滄州觀察使守節言非所以致虔恭也請以身先之詔從其請

丁酉帝康復御正殿復常膳　降司農少卿王貽慶在京監當初貽慶子渙知鉅野縣坐納賂貶汝州長史貽

慶姪女為宗室從湜婦貽慶嘗私使請於禁中下開封府劾其罪既責貽慶從渙虢州

范仲淹知睦州不半歳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興作未就又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仲淹復知蘇州

免天下第九等户支移折變

辛丑免舒州懐寧縣民輸折役茶從范仲淹安撫淮南時所請也

太子少傅晁迥既與太清樓宴後復召對

延和殿閤問洪範雨暘之應迥據經以對帝出迥嘗所
上神僊可學致篇面令剖析既而獻斧扆恤刑箴大順
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忽感疾絶人事屏醫藥具冠服
而卒年八十四詔罷一日朝贈太子太保謚文元迥樂
易純固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嘗言歴官臨事未嘗
挾情以害物危人以自進生平修身謹行如免𠕋髮之
傷真宗數稱迥長者楊億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
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摽括字類無一日廢學不喜

術數有以命術語之者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江休復雜志云迥不信天書本傳無所見今附此

尚楊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同

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或曰陳氏父號陳子城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宫中太后嘗許以為后矣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女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后豈不媿公卿大夫耶上遽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此據司馬光記聞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令冀王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后入宮

乙巳命宰相李廸為冊禮使參知政事王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監察御史裏行會稽孫沔言章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祕書丞曲江余靖亦為言不報王巖叟元祐繫年録云呂相白太后曰亦閙仁皇罷陳子城親事否太母曰仁皇聖明御藥閻安說得子細具父士良當時正親近一日仁皇曰你何不賀我士良曰賀甚事曰賀我尋得皇后士良曰誰家曰陳子城家士良曰子城官職乃奴隸也富民用錢買到仁皇

遽曰幾乎錯了明日以語呂夷簡夷簡賀聖明人言呂夷簡先言非也却是仁皇說與聖明如此余曰願陛下體此意呂相亦云然太母又問曰當時因甚去明肅服內納后大臣怎肯神宗曾問不知何故如此便及臣底家也不肯呂相等皆不知所對樞密先下余語師朴曰適來事先令公嘗說及今上再欲奏既復對師朴奏適來聖問明肅服內納后事先臣却曾說與王巖叟余曰臣嘗聞韓琦說此事當呂夷簡作宰相范仲淹作諫官仲淹語琦曰呂相又勸上做一件不是當底事也須共理會仲淹往見夷簡面責夷簡曰固知非禮司諫却不知衰面事上春秋盛妃嬪已雜進不早立后無以制非所以愛上仲淹無以折復見韓琦曰呂相幸自不是被他有說後没可奈何太母笑曰元來却是恁地師朴又曰應是恐妃嬪中進起來作后太母曰那門識甚君臣識甚事體余曰須立后則事體自然正按立曹后時范仲淹已責在睦州詰呂夷簡者必非仲淹也巖叟誤記

賜西京嵩山草澤李退夫清逸處士退夫居嵩山辟穀守道本京上聞故賜之後以事追奪

丁未樞密副使李諮言天聖初行新定茶法而議者沮毁之吏人王舉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歲課益虧請復用天聖初定法舉等顯為非辜乞與優叙之詔舉等先依三司出職例各遷一資諮頃在三司陜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内錢不足支月俸太后憂之命輔臣與諮經度其事諮以謂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

象緡錢為虛實三估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坐困三司乃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謗蜂起諮尋以病請外相繼坐變法譴絀踰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時三司說法蠹耗日甚議者皆言諮前枉被譴絀將復用見錢法故諮先有是請

戊申詔入内内侍省以所估尚氏等值金帛二十餘萬貫賜三司給軍費

壬子詔名皇太后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皇太后為稱

癸丑除宿州無户食鹽錢

冬十月庚申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仍詔淮南轉運使兼領發運使司事其制置茶鹽礬稅各歸逐路轉運司此必有獻議者當考蔣堂亦其一人也見明年十月

辛酉詔虔州留上供米三萬斛減價出糶以賑貧民

改崇信節度使贈侍中錢惟演謚曰思先是太常博士

祕閣校理同知禮院張瓌議曰惟演歷清華升宥密博學業文此其所優也自母后助治逮主上躬政而附援求益迎合輕議為執法所糾左降偏郡夫位兼將相不為不達矣任易中外不為不用矣宜引滿覆之誡而貪慕權要釁生不足此其所劣也前史稱沈約昧於榮利有志台司元稹大為賂遺經營相位惟演之謂矣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於朝詔判太常禮院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

節卒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諡法追悔前過改諡曰思詔可仍詔自今定諡須禮院集官衆議之

初大名府言自河決横壠而德博以來皆罹水患請早行修塞即詔王沿等相視沿等以為河勢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興癸亥復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入内押班王惟忠閤門祗候康德輿同往視度既而偕等言欲且興築兩岸馬頭令緣堤預積芻藁俟來年秋乃大發丁夫修塞從之　新廣東轉運使龎籍言昨為御史奏

彈吳守則范諷交通尚繼斌事諷既出守兗州乃給言
家貧假翰林銀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産於齊州市官田
虧平估請併行按劾詔諷以所假銀器還官
乙丑詔閤門祇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使以上及
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一員共七人舉之方許引對
丁卯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及堂後官自今以八員為
定制仍參擇選人為之　趙元昊自襲封即為反計多
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氊冠

紅裏項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威明烏珠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偽官分文武或靴笏幞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觧結錐短刀弓矢韣乗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緑用此以別貴賤元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居國中盃僭竊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黙穆氏族人尚實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尚實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中庸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郭勸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既而元昊復立額藏渠懷氏為威尼威尼者太后也

巳巳頒諸州軍土牛經前詔日官取舊文删校重複為四篇知制誥丁度撰序刊印其牛色及策人衣並以歳日支干納音相配云

癸酉以淨妃玉京冲妙僊師清悟為金庭教主冲静元師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瑶華宫　詔天下獄有重繫獄官不得輙預游宴送迎

乙亥詔諸路募民掘蝗子一升給二十錢

丁丑命有司還先所籍没周懷政家財産

辛巳賜舒州學田五頃

壬午命龍圖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按試王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準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磬刻滌考擊用律準按試其聲皆合

癸未戸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楊偕為契丹生辰

使謝絳以父疾辭也

甲申以選納皇后賜在京諸軍班特支

乙酉詔太常禮院祭皇地祇神州地祇舊皆常參官攝事非所以尊神也自今命大兩省以上官奉祀之

丙戌慶州縁邊都廵檢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楊遵寧州都監左侍禁閤門祇候王文並落職走馬承受右侍禁趙德宣柔遠寨監押右侍禁盧訓並降左班殿直為諸州監押又降環慶路副都部署馬軍都虞候端州

防禦使張守遵汀州防禦使陜州部署落管軍環慶路鈐轄西作坊使李惟凞為西染院使知隰州前環慶都監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齊宗矩奪兩官廬州編管治龍馬嶺及節義烽敗兵之罪也守遵惟凞坐不能料敵故并責之張守遵李惟凞　權度支判官李申言廣南蕃舶多毀錢以鑄銅器請自今陳告者皆倍給賞錢公人遷一資從之

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乙未進封乳母高陽郡夫人為崇國夫人

甲辰徙涇原路部署兼知渭州解州團練使張敏知冀州轉運使言敏為治無善狀惜隨軍錢不以犒士故徙之　詔京舊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與開封府一員專其事權知開封府王博文之請也　增置泰州通判一員

戊申贈皇后二代祖彬進封魯王父玘為太傅兼侍中

己酉詔親祠郊廟乃用御所制樂章其有司攝事樂章

令宰臣呂夷簡李迪分撰之御所制樂章具明年六月　除滁州舒城縣贍軍茶歲七千三百五十斤蓋沿江南偽主時課民所輸范仲淹使淮南請除之

庚戌封皇后祖母唐氏為延安郡太夫人

辛亥詔太常寺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王武成王並用登歌樂令學士院撰樂章　詔西京留守司與河南府事如藩鎮節度觀察兩使例通領之　南平王李德政遣靜海節度判官陳應機掌書記王惟慶來獻方物馴

象二詔以應機為太子中允惟慶為大理寺丞並賜三品服　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女兄為后禮皆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冐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縁請托願寘於理時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十二月己未步軍都虞候康州防禦使涇原路副都部署曹儀為耀州觀察使落管軍皇后既立儀自乞罷軍職從之

丁卯幸開寶寺上清宫祥源會靈觀祈雪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嘗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十上上欲用之會丁母憂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皆警癸酉命亢為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敵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歎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有一倍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知安肅軍據本傳實録無此當考或恐此時但換官未知安肅軍也然四年十二月亢知

安肅軍移知瀛州則知安肅軍亦必在此時也

朝廷欲大發軍為邊備輔臣迭議上前參知政事蔡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渝盟已而果契丹祭天幽州以兵屯境上爾

已巳知制誥李淑言幕職州縣官舉充京朝官者别差官與判銓官同試判望自今更不逐次奏請差官只委自判銓官考定優劣如詞翰稍優或刑名全否者即令貼黄進呈詔吏部銓詳定以聞後請如淑議從之

癸酉雪賜近臣宴於中書　趙元昊獻馬五十匹以求

佛經一藏詔特賜之實錄於此既書賜經明年十二月又書獻馬求經特賜之當是一事誤重出爾今止見於此

丁丑陞鄭州為節鎮賜軍額曰奉寧以大兩省官知州

省解州鹽池都巡檢內臣一員

戊寅幸開寶寺上清宮祥源會靈觀謝雪

己卯宣慶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繼宗為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罷都知以老疾自請也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同

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弄遊魚為樂耳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五年至今授者才三人劉承珪韓守英及繼宗也

辛巳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師古東上閤門使劉五常來賀正旦

癸未以天雄軍部署萊州團練使郤復為都大修河部署供備庫副使王遇為澶州部署右侍禁閤門祗候王昭序為滄州部署並兼修河事　三門白波發運使文

洎言諸埽須薪芻竹索歲給有常數費以鉅萬計積久多致腐爛乞委官檢覈實數仍視諸埽緊慢移撥并斫近岸榆柳添給免采買搬載之勞因陳五利詔三司詳所奏遂施行之洎介休人也此據本志附見仍取會要增修會要乃十月事也

監察御史裏行孫沔言臣聞主聖臣忠朝有直言之士下情上達外楊進善之旌前王思廣於聰明庶政莫能於壅塞尚慮諫臣顧祿竊位懷安故於觀闕之前專設匭函之制言之無罪誠不間於卑微來者可追庶獲

聞於讜議時加激賞猶避深譏或致嚴科實為止善今
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輙因狂悖妄進瞽言
不識朝廷之儀惟摭市井之事毁欺日月干犯雷霆死
有餘辜自不容責兼聞下吏審問支辭致詰飛聲推窮
敗類然極索姦之理或傷招諫之仁雖曰狂愚猶勝諂
佞況自道輔仲淹被黜之後龎籍范諷置對已來凡在
縉紳盡思緘默又慮千里之外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
上犯顔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豈有至聖猶忌危言自遠

流傳為議非美覆巢之卵其類惡傷彈雀以珠所惜者大伏望俯迴造化貸以寬恩特免竄投以勵全節使彼偷安之士永懷内愧之心況臣與其人素匪交親未嘗識面縱干大典絶不相因惟恐史官直書於簡牘可嗟言路重誤於艱危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後七日（景祐二年正月六日）責知潭州衡山縣（沔集自注此疏以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正月初六日責衡山）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沔集自注云正月三日上書七日復責）陛下基紹寶圖務敦淵靜韜曖英謀竭仲孝愛而内閫輔政

朝制弗經宦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馳大通行賂陛下山藏無違日覆不照洎章獻上僊萬機獨斷躬親大政勵精為理投羣閹之巨黨罷內降之私恩陞擢諫臣黜退竊位每旦聽政舊邦惟新庭宇載清幅員忻戴將以執之若金石行之若軌軏希陶唐之風襲文景之跡為一代之宏規冠千篇之良史豈不大哉比及周歲頗異曩時內寵盬興中宮傾易楊尚恃恩權勢特盛事由請行言自詖出君子小人腹誹竊議幸賴陛下神明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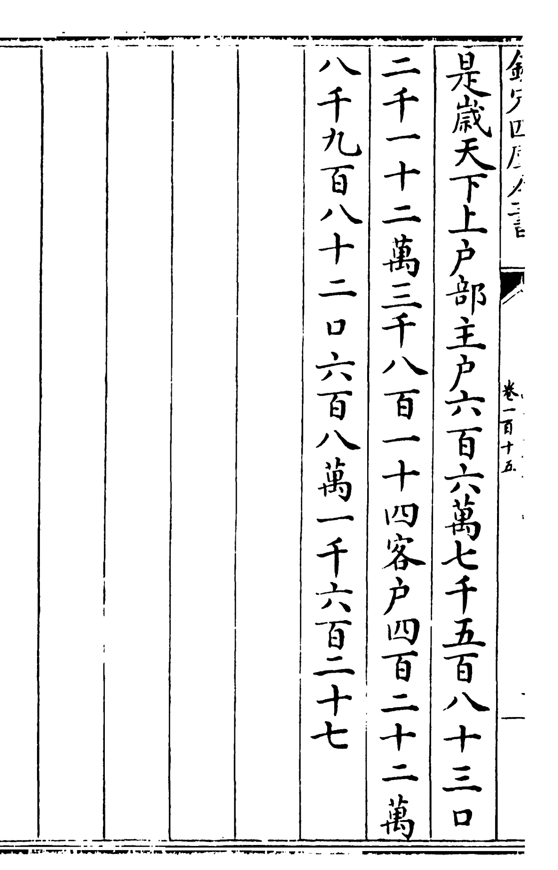
斷廢黜外宮雖合正家之道未遑刑國之宜功業弗彰
簡編安在累歲已來和氣猶欝水旱相薦蟲螟屢生粟
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
東郡疾疫流離生靈困憊民乏兼日之食廩無卒歲之
儲既庶而富曷其若是正當不足之時豈曰無為之化
陛下不可謂時無兵革乃號太平政奉簡書便為端拱
竊恐禍生所忽亡有其存漸至陵夷將無逸豫有唐天
寶可謂覆車前春伏見詔書布下每旦親政故天下之

民謂吾君憂勤率仁之化翹足可待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啟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隻日伸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遽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一月之中適減其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於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閤據廁與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對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紈

艷治之色扃鑰九重呌閽千仭宸禁森嚴乘輿大遠固未見欵名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況今之政失於寛而蔽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是養其惰也夫天下之本在民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貧者無置錐天下之大在兵兵之下者負饑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臧否無別冗食萬千蠹耗靡窮邪佞退而復興忠諫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設欲止之於未

發救之於將然莫若振綱舉目杜漸防微勤儉為先剛斷為急權之一去安可再得豈宜崇尚寛大自從清宴若謂怡神養性之方且非耄期倦勤之際臣復以為不然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常之蔽加致知之心觀禹湯克已之規敷文武勤教之旨振三祖之基為百世之法則垂鴻自我豈不盛歟願因歳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巳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温顔俾之極論精思品藻督責賢否外

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掖廷之中簡去幽曠以求錫羨之慶宦寺之內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敦于上民悅於下足以招天地之協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正月七日責監酒今並書於此實錄殊不載沔再責事可謂疎畧此據沔家集及畢仲游神道碑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口二千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一十四客戶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口六百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七